



832615

改亭集文錄引



改亭集吳江計甫草先生著先生少負異才於甲申乙酉  
間嘗作籌南論五篇貫穿全史綜核時勢畫沙聚米鑿鑿  
可見諸施行殆陳同甫辛稼軒之流而不徒以文字爲生  
活者中歲嘗爲副榜貢生因例革去益復斲弛不羈踪跡  
幾半天下在湯陰爲謝山人茂秦修墓過順德求震川爲  
通判時遺迹於廢圃中麝香再拜愛古人而薄今人高睨  
大談讀與宋牧仲書可以想見行文善於擺脫高潔不羣  
在震川一派中可云絕肖特震川養之至熟氣象較爲淳  
涵改亭掾之至神風神彌覺橫逸耳今錄其文之尤者爲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改亭文錄引

三卷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改亭文錄引

一

改亭文錄卷一

吳江計東南草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

孝經大全序

敬讀江南新安故大司馬贈太傅謚忠節呂公

公諱維祺兵部尚書

崇禎未殉洛陽之難

所著進呈孝經大全卒業歎曰至矣哉以東所

見前賢註釋箋記孝經凡百數十家未有若忠節公之詳

切明備使人悚然改觀者也孝弟之道雖曰孩提之童無

不知愛知敬可以不學不慮自然合於要道此以論率性

則然若以語乎修道則孝經亦但舉其大端而已其曲折

纖悉必合三禮家語小學及漢宋諸儒箋註各經之章句

國朝文錄續

卷一 改亭文錄

一

彙觀而分晰之然後知一語一動一食一息之節莫不有

仁人孝子不敢過不敢不及之義雍容肅穆中乎情文之

獲矩者在焉此修道之所以率性也嘉隆以來學者大率

宗姚江之教以不學不慮為宗至心齋近溪益主直指人

心見性卽道之說海內靡然從風其最易動人者於孟子

孩提之章尤三致意若是是無論三禮小學諸書可廢卽

孝經一書舉其大綱者皆可廢而不讀也夫不合三禮小

學諸書之言孝者以箋釋經文不知孝道之廣大而精微

也不合他經所載曾子之言及漢宋諸儒所推述曾子之

孝行不知孝道之篤實而神變也忠節公生平以講學為



已任首致意乎德本而博採載籍編成此集進呈之疏十  
數上而不倦忠愛之意彌綸乎天地經曰資於事父以事  
君公之盡瘁報國從容就義於著經之時早矢之矣此可  
不學而能者乎東益以嘆姚江之教心齋近溪之專主率  
性不言修道者卽於孝弟尙未得其全而公之書爲粹然  
無弊也

高簡拔俗其音琅琅

國朝文錄續

卷一 改亭文錄

二

鈍翁類彙序

聖人之道載於六經學者能從經見道而著之爲文不徒  
經與道與文三者析而不可復合則可爲善學矣漢賈誼  
董仲舒劉向揚雄之文皆湛深於經術而道卽寓焉斯時  
之天下知有經學而已唐韓退之能原道之大端而未悟  
其精微柳子厚聞性善之說於僧大鑒李習之亦嘗著復  
性書雖漸有求見道體之意然其所以正告天下及詔後  
學以爲文之本者未有離經學以立教者也宋史分立儒  
林道學兩家後世學者遂以歐陽曾王蘇氏爲文章之儒  
周程諸先生爲道學之儒而文與道爲二究之歐陽曾王  
國朝文錄續卷一 改亨文錄 三  
蘇氏之文未有不原於經不窺於道而可粹然成一家之  
言者是則三者始未嘗不同其原終亦不可析而爲二也  
南宋之文獨朱子能闡經以明道自陸子靜楊慈湖之徒  
創爲六經註我之論蔑棄章句不復措意於文章於是儒  
林道學兩家判然不可復合文章舛陋經術支離而凡自  
詡爲見道者其流弊遂相率而爲無忌憚其害至今日未  
息也明二百年中文章可宗式者歸熙甫王道思歸  
早聞道於魏恭簡證道於程朱道思與唐應德王汝中友  
善亦稱聞道者然其立言必貫穿六經之義故其文足以  
繼前人而信後世二公歿後百餘年而我郡有汪茗文者

出其始亦僅志乎古人之文習其矩矱而已既乃知文章之不可苟作必根柢於六經而出之然猶未得夫經之指歸也益屢勉窺測於道之原而得其所以爲經者遂能貫經與道爲一而著之爲文洋洋乎積數萬言而沛然不悖於聖人之道則其文之足傳於後世而近繼歸王垂絕之緒遠躡韓歐諸公無疑也予愧不知經與道者學爲文於汪氏日久而竊見其概故序之如此又見汪氏與周處士書稱予與梁侍御曰緝爲知古文而侍御見予近作多論道之書詰予將爲周程之徒乎抑爲韓歐之徒乎以二者之不可合而予實未見三者之可分也故因序汪氏之文而兼質之侍御焉

國朝文錄

續卷一 改亭文錄

四

其言析理分肌可爲藝苑指南而許與汪氏尤不溢

同書補遺序

人物之患莫大乎異同之見紛然而不可止既莫不愛其所同憎其所異矣復尊其所異忽其所同既同其鉅而異其細異其隱而同其著矣復於至異之中見其同至同之中生其異既爭於求同化於求異矣復有敗於無異而成於無同者有同同而非同有異異而非異有始異而終同有先同而後異者甚矣人物之生息異同之跡日役役而不息堯舜辨之而不勝其辨也制之而不勝其制也老莊輩訕笑之然老莊欲泯之而終不能泯也欲齊之而終不能齊也何以知其然也人物至春秋之後異同之爭極矣

國明文錄續卷一 改亭文錄

五

於是公孫龍鄧陵子之屬造爲堅白異同之辨惠施五車之書復造爲大同小異畢同畢異之說至莫可紀極而莊周祖述老聃之教思有以勝之於是有齊物之論至於齊夢覺齊是非齊人物齊彭殤齊大小無不齊矣然猶曰周之與蝴蝶必有分矣是終不能泯同異之見也於是佛氏之徒知同之不能而造爲空空之說於是有空夢覺空是非空人物空彭殤空大小無不空矣而其法歸於平等則猶有同之見者也同之見存則異之見亦立矣嗟乎同異之見不息人物愛憎黨伐攻奪取與倏忽幻譎之情狀波靡震蕩與天地相終始矣其柰之何哉櫟下周侍郎先生

採輯古今人物事蹟之同者編曰同書穎川張大司馬公  
之子實水翁博學多聞年七十餘好學不衰復哀其見聞  
廣侍郎所未載者曰同書補遺以示予予聞昔張司馬與  
我鄉顧端文同舉進士司馬和易與人同而端文嫉惡甚  
峻不苟同於世司馬常規之不聽今後學皆私淑端文而  
司馬年八十餘亦能臨難不屈可見同者與不苟同者皆  
無與於我之自立者也夫我有其立之之道則與世同異  
之跡不期泯泯矣不期空空矣不期辨之制之已辨之制  
之矣斯言也予旣質之實水翁且將質之周侍郎先生焉  
竒恣之文歸到自立上去可云曲終奏雅

國朝文錄續

卷一

改亭文錄

六

董文友文集序

夫所謂文章者立其質而文附之有諸中而後章諸外也  
自非至聖其生平各有所得力之處故其著之於言也必  
專若曾子得力於孝則孔子以孝經屬之子夏得力於詩  
則專序詩孟子獨有見於性善則專言性善下及賈誼晁  
錯專言經濟言兵法董仲舒劉向谷永匡衡專言天人言  
災異言五經五行其生平所立說及其旁通而曲暢者總  
不離其得力之處太史公曰此皆誠壹之所致不其然哉  
譬之於賈猗氏專以鹽郭縱專以鐵治烏氏專以畜牧寡  
婦清專以丹穴既擅其利饒於貲矣然後其家中纏旄玉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改序文錄  
石沙岸漆絲聲色之玩好珍異無不具此有本者之所以  
無不有也今之爲文章言者我未見其所爲誠壹何在所  
謂本者何在也而其文殆無所不欲言自以爲洋洋灑灑  
矣及按其實則皆空疎蒼亂有似今之爲制舉策者相率  
而號於人曰古文我甚傷之毘陵董子之文其所爲序記  
書論傳誌之文無異於唐宋明諸大家之序記書論傳誌  
之文也其矩矱變化無異於唐宋明諸大家之爲矩矱變  
化也而予讀其文按其所得力之處意其所專言可卓然  
自成一家以昭示天下而傳後世者莫若其言天文言律  
歷諸書諸說諸辨有非當世空疎勦襲爲文章者之可及

蓋確乎其有本者乎夫天下精微要眇之學莫有過於天文律歷然自有得於性命者視之則皆所云形而下者之器也邵子之專精於歷蔡氏之專精於律原其得力皆先有見於形而上者之道故雖旁通曲暢分緒各見而終與程朱爲一致今董子之學精於律歷以著之爲文吾知其誠壹致力之所在尤必更有其本也夫董子殆幾有得於道也

其言切中文士之病結則更上一層樓矣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改亭文錄

八

王爾玉詩集序

昔漳浦黃先生與其友涂德公以戍至浙江講學大滌山中予年十六七奉几杖從先生問與言詩先生曰予閩人之論詩也與爾吳人異三唐諸詩家我閩獨歐陽詹一人宋元無論矣洪武永樂間乃有張志道王孟陽林子羽趙景哲諸君子閩人自此稱能詩然未嘗與中原諸詩家爭雄長也迨鄭吾夫出始與李何邊徐齊名世謂其循循規摹少陵猶以此少之今及予之身而予之門人陳大樽與予論詩且不合爾輩無不宗式大樽者予又何以詩爲也夫從大樽之教者但相率而求工於聲華格律之間其真意銷亡久矣予時雖識其言於尊聞錄中竊以爲非定論也再十年與侯官許天玉論詩京師復不合其大指本於黃先生蓋予自幼熟聞大樽氏之教以爲指歸寄託即在聲華格律之中猶華實之均發於幹高深之均麗於地未可區之爲二而有所畸輕畸重也又且年少氣盛堅守一說謂天下之詩必如是然後工耳窮愁阨塞徬徨困頓復十年而向之所謂聲華者剝落矣向之所謂格律者頽唐矣獨此羈孤楚結之氣有所感觸遂不復能選言而出豈然達之乃已然後知向者漳浦先生之言果有當於輕重之勢也丙午冬予留京師與閩縣同年王爾玉數數往返

論詩王子筮仕得邑令冀蚤遂祿養不復從事公車其性情有過人者同舍生言其能苦吟以詩自娛予盡讀之寄托深厚而亦不陋於聲華指歸悽惻而亦不謫於格律與我漳浦先生之詩相似予且愛之不能釋也因追敘今昔師友之懷以志予搖落焉

文凡三折意度絕佳

國朝文錄續

卷一

改亭文錄

十

吳埜人詩序

今天下何處士之多也以余所見今富貴利達之家其坐  
客多世俗之稱處士者焉彼富貴利達者視其家玩好珍  
異之物無不具獨不能具古今載籍之語乃挾其勢利思  
籠罩鉤致一二貧賤失志稍知詩與文又自驕語爲高士  
者以充其家玩好之一物而彼驕語高士者汲汲然欲以  
其詩與文求知於人遂俯首甘心求爲富貴利達者之所  
玩好而不辭余觀古之處士未嘗不受知於富貴者之人  
特其終身所受知者一人而已名且顯於天下古富貴之  
人於天下士固無所不好然誠能得士之報使天下後世  
國朝文錄續卷一 改亭文錄

士

信其心之誠然好士者亦不過一二士未若今天下兩者  
相遇多而相得者益少也以毛公薛公之隱於博徒賣漿  
也知從之遊者獨信陵君耳同時平原君亦好士未嘗知  
毛公薛公在其國中也以北郭騷之賢幾不獲受知於晏  
子既知之又幾失之蓋知己之難若此以予觀我友秦州  
吳子埜人之詩與其所以立身持己者可謂不愧處士而  
當時大公卿好士者之衆能深知其詩與其立身持己之  
不愧篤好而表彰之若不及者惟樸園周先生一人卽阮  
亭且云我在揚州三年不知海陵有吳子今乃從周司農  
公知之予益歎吳子之爲處士非予所見爲多者之處士

也果非當世富貴利達不能爲文章之所可籠罩鉤致之  
者也吳子之詩於是乎可傳矣

讀此段令人失笑亦令人三嘆嗚呼今則求充玩好者  
且不得而俯首甘心者益厚顏矣

國朝文錄續

卷

改亭文錄

三

愚庵小集序

學者述古往往博極載籍而著作未遑然真能述者未有不能作也長孺朱先生覃精訓詁之學所撰毛詩通義尙書埠傳禹貢長箋諸書皆羽翼經傳有功儒先以卷帙繁重先梓子美義山二注海內已爭購其書讀其書無不樂見其詩文之盛乃先生則退然不欲以詩文名東忝先生戚屬竊取其存笥稿讀之賦則規撫騷選詩則驅駕三唐古文詞若序若記若書若論辨若紀傳雜著莫不援經証史義精理愜乃矍然起曰此先生訓詁之學所由總統總畧有功儒先而無弊者乎信乎真能述者未有不能作也

國朝文錄

卷一 文亭文錄

三

間嘗搗眎茗文汪子汪子曰先生詩文於古人誰比東應之曰其文可方宋王魯齋而詩則過之魯齋經解不襲尋常義疏超悟出諸儒之上觀其詩疑書疑可以知其學問之根柢故發爲文章典實敵重粹然澤於大雅特魯齋篤意窮經故其詩鮮可稱述而先生於少陵老人心摹手追咀英漱潤宜其比興體制有遠勝之者雖然先生所處視魯齋更難魯齋親受業於何北上溯文公成公之傳下迨金許柳黃吳宋諸公金華文統世世不絕同時交遊推轂皆宋元間鉅公偉人也先生孤生奮興前不必有所承後不必有所繼同時不必有所推輓獨以其貫通六籍折

衷百氏者卓然擗柱於羣疑衆撼之日久之宰相與推服  
爲儒宗可不謂難哉汪子權衡人物最矜慎許可亦稱東  
言爲然遂以述於先生因請出其集問世是集行海內必  
有共然東之說者先生經術之蘊其亦可以盡表見於當  
代已乎

後段數語實愜余心凡有待而興者皆凡民也

國朝文錄續

卷一

改亭文錄

古

王子重詩集序

楚王子子重以貴公子孫能世其學年二十賅擅今古之業傑然有才譽應詔選入成均將至京師二月先有事於湖南從武昌道漢口徑洞庭湖三百里抵長沙歷辰州五谿萬山之中遊武陵復從武陵徑洞庭鄂州歸黃州水陸往返三四千里六月廼自家踰淮渡大河亘中原歷常山鉅鹿至京師旋自京師出居庸關趨宣府再從宣府歸京師八月踏棘闈不得意九月再從京師出居庸經雲中渡紫荆關客甯武關距河套數百里復從紫荆入居庸至京師往返又二千里度今歲子重勞苦風塵中舟檣之所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改亭文錄 五

簸蕩車馬之所馳驟寒暑朝暮逆旅之所羈愁不自得蓋歷萬餘里亦良苦矣然其詩才之汗澆格律之宰律心目之高曠而英多則得助於洞庭大河滹沱衡漳桑乾諸水中原燕趙大行王屋孟門飛狐口諸大山雄關絕塞驚風大漠千里蕭條之登眺爲多也夫楚幅幘風稱半天下子重旣盡覽其勝勢而九邊六關復歷其半南訖沅湘北暨燕代凡所以關其心臆供其憑弔拓其識力者無所不至宜其詩之富有而工也矣昔王陽明先生年未二十時好神仙幻怪之學始婚之夕脫身遊巖洞中遇異人叩擊性命之旨其從海日先生於京師也間躍馬遊居庸倒馬紫

荆諸關徧觀古今形勢要害用兵出奇制勝之地其奇氣  
勃勃難自平也及稍長一聞吳康齋之門人婁先生論學  
之語便能克己持重一意爲聖賢篤志之學余謂王氏多  
奇才必當以陽明爲第一今子重遊眺之所至過於陽明  
祖父之世貴過於海日而才華年歲人地駸駸乎與陽明  
相埒使當世有如婁先生者其人子重交而親之其於學  
必更有進矣其於詩也亦必更有進矣

中間五十字作一句讀結意尤高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改亭文錄

六

贈宋牧仲序

百宋地今有宋子犖者字牧仲天下俊傑非常之士也年十歲精騎射十一能制義詩歌十五六能盡交天下士斐然有令名其騎則能御踈躡之馬上下峻阪一日行四五百里其射則能插矢於地縱馬射之兩矢皆合不纖黍失其制義則規獲先型能自變化盡奇正之法其詩則上自蘇李下迄三唐盡臻其妙其交天下士則折節虛左如寒士其家世則爲相國文康公子爲太宰莊敏公從孫其早貴則年未典謁已爲今天子扈從之臣也宋子之美善不具述其所以見稱於天下者惟制義與詩而宋子之所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改亭文錄

七

爲不自滿假温温抑抑與天下士角其短長辨其正僞者亦惟制義與詩二者則我請爲宋子與天下士論制義與詩明三百年以來以制義稱者前四家則王唐瞿薛後四家則歸胡湯楊餘若馮開之陶石簣鄧文滌董文敏諸公後生學者奉若科條而諸公之詩有卓然可傳者乎以詩開一代之運者高楊張徐無論已繼之者前後七子北地信陽歷下瑯琊爲之冠今諸公之詩炳炳然而諸公之制義有卓然可傳者乎夫前後四大家之制義與前後七子之詩其足傳於世者才力相敵也前後四大家之詩與前後七子之制義其不獲并傳於世者才力有不能兼抑諸

公之好尚或有所專而其他不暇及也今以宋子之盛年  
銳氣又極天下人地之盛其所爲制義其能事已見於天  
下矣而又耽精詩歌仡仡孜孜志不稍勑宋子之才力好  
尚視三百年以來諸大家諸才子之才力好尚爲何如耶  
豈黃河大淮嵩山少室桐柏王屋之英靈委蛇蟠蜿盤礴  
交錯於梁宋之間而獨萃於宋子耶吾聞莊敏公之爲大  
宰也當江陵黨人士失勢之後正己率屬持衡最平不敢  
蔽一賢士是宜其有宋子爲之後也文康凡兩主禮闈丁  
亥文事初盛至己丑則浣濯靡曼獨歸大雅文章體製廓  
然一新文康公持之也是宜有宋子爲之子也是宜宋子

國朝文錄續

卷一 改亭文錄

大

之才力好尚兼擅乎制義詩歌而又溫溫抑抑折節下  
下之士以繼乃祖乃考之志也抑我聞王陽明先生八九  
歲時從其父海日公於都門間脫身走登居庸紫荊倒馬  
黃花谿諸險要處縱觀邊關戎馬之勝於是才志雄拔意  
氣道上及長遂能兼理學事功文章之盛而我聞宋子幼  
時亦從文康公視師漁陽上谷間得歷覽邊關戎馬之勝  
嘗飛騎逐黑白兔雖材官蹶張之士不能馳而及也扈從  
桑乾大羽獵飛馳高山危陂馬蹶復起起而復馳十數日  
不倦蓋宋子之才力志氣恢張奮踔於童穉之時有以盡  
天下之至大歷天下之至變其視制義詩歌之技殆眇末

耳而亦以全力注之不敢忽宋子誠天下非常俊傑之士也夫使宋子他日得志則將兼陽明先生理學文章事功之盛以益光莊敏文康之學彼區區制義詩歌之美善又何足以爲宋子諛抑余非好諛者也悉窳子之生平雖欲不諛焉不得也

牧仲先生以任子起家吾知其能詩能古文讀此又知其能制藝許爲非常之士固宜其間世而一出者也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一 牧亭文錄

七

志瀋縣子貢墓記

禹貢大伾山在今大名府瀋縣山東南三百里曰許家莊  
有先賢子貢墓及祠按舊志云故跡宏敞石像碑碣甚盛  
明初修正祀典詔求所在鄉人懼詔使胥役往來爲擾大  
猾杜姓者夜竊搥碑像盡碎之併夷墓址使莫識正德初  
瀋令胡惟良求墓不得但葺祠堂乞檢討穆孔暉爲記而  
已萬歷二十年令甯時謨初下車卽求復子貢墓齋沐誓  
天至大伾東麓廣詢故老得老儒孟博孟華平等數人皆  
言莊北有民王祿地乃子貢直墓昔有盜發塚見四圍磚  
甃色如丹砂夜有光怪且堅不可發遂止仍覆匿之如故

國朝文錄續

卷一 改亭文錄

三

其址固可按也甯喜爲文禱於祠及大伾山之神誓必得  
鳩工趨事先卽其地爲墓道仍諭義官俞進忠手執鉦求  
草土中殘碑斷碣兩月餘忽一人從東北來衣冠容貌甚  
偉異把進忠衣袂指示故地畢卽不見進忠馳告令卽  
其地荷鍤求之果得碑四圍色若丹砂者又得嚮所碎碑  
文及他小石象字跡尙可識與孟博等語無不合於是植  
碑剏亭加土封樹遠近歡喜稱甯尹誠能格天神載在郡  
志至今爲美談噫異矣東讀孟子史記及宋諸儒論說知  
孔子諸弟子天資高明早聞道者顏子子貢天資謹篤能  
守師傳詔後學者曾子子夏當時子貢之於孔子如司馬

遷所記尤詳其至性深厚知依歸聖人心喪廬墓如孟子  
所言能使人感激其遺風而知弟子之事師同於孝子之  
事父母忠臣之事君者子貢一人之力也今顏子廟墓既  
在闕里得與孔子益親曾子子孫或在嘉祥或在江右既  
列四氏與孔顏亞卽子夏書院祠堂在三晉甚盛凡爲卜  
氏莫不追祖子夏獨子貢祠墓既在中原兩河孔道間忽  
興忽廢不絕若縷其子孫之爲端木氏後者三千年以來  
迄無聞人且後學寡昧不深知子貢學問功德之大並於  
顏曾幾欲夷之冉有宰予之列嗚呼此亦天道人事之不  
可問者也東丙午八月從今通政張公自汴至鄴過宜溝  
國朝文錄續卷一 改亭文錄 三

事甚悉特記之

驛謁其祠廟再拜賦詩兩過大徑停車謁墓伏地泣不止  
以爲今日若有子貢其人如司馬遷所云者東得以依歸  
爲執鞭弭從之相與講德論學不至困頓淪落若此矣癸  
丑九月至十一月杪客大名郡最久蓋習聞子貢墓興復

此事之不可不記者文亦高老議論尤暢

沂州朱氏孝友世德記

從浙西至京師陸行必道經沂州州南四十里市廛鬱然  
商賈輻輳曰李家庄庄南有世家朱氏朱氏有秀才應嵩  
字中五名士也予小時卽聞朱中五云前輩若江西艾千  
子章大力羅文止輩吳中維斗楊先生無錫顧修遠輩公  
車過沂中五先期偵知必哀衣束帶持刺通姓名謁道左  
邀諸先生至其家置酒高會奴與白飯馬與青芻率以爲  
常及後予與宋旣庭輩公車往來中五亦如是相待也康  
熙六年冬予自京師歸宿李家庄中五聞余至歡甚固請  
過其子姪讀書處庭中頗有梅花叢竹肴核旣列乃命諸

國朝文錄

續卷一 改亭文錄

三

子珂玳瓊輩出所爲文乞評論甚恭月下與予攜手立庄  
南臨沂河觀河流浩浩云此河通沐水及淮過此二百里  
則江南境矣又指山之隱隱隆隆者曰此禹貢之所稱蒙  
山羽山也予太息久之中五曰嵩也慕先生之古文辭願  
有請也乃出先世孝友隱德述一篇乞予記予諾之三年  
餘矣今姑記之曰中五之曾大父有二子長曰仁次曰義  
幼失父母兄弟相依爲命仁中年遭疾義謹視湯藥知兄  
不能起日旁皇號泣無可爲謀兄病益急號於天曰天乎  
我魂魄孤單悵悵何所之我不忍獨生我先往俟兄庶與  
兄相扶持也闔戶自經而死仁垂絕呼義曰吾弟何往乎

家人曰出迎醫仁曰此給我我弟不忍我獨死必先我死  
矣長號一聲遂絕中五九歲失父其嫡母蕭視如己出蕭  
生子明龍撫幼弟二人如子卽中五及中五仲兄也延經  
師教之成立且謀其室家今子孫濟濟爲諸生謹厚可謂  
能紹其先世篤孝矣是不可以不記或曰友愛之風邈矣  
沂州朱氏兄弟固不易得然先自經以殉兄則固而近於  
愚非中道也予曰以視夫世之兄死而弟不以爲戚弟死  
而兄不悲反幸其死者其仁與忍何如哉予考北史陸侯  
世家陸卬之第五弟塼臨歿戒其家人曰大兄羸病性最  
慈愛塼死必不可使大兄知之後卬聞一慟便絕與晉書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改亭文錄 五  
所載王子猷子敬事相類若與朱氏兄弟連類及之可使  
天下戕賊同氣者聞之生其愧悟之心也又陸氏世家載  
陸凱痛兄琇之死哭泣無節遂失明訴寃於齊宣武追復  
琇官凱乃大喜置酒告親友所以忍死待此之故今願旣  
遂一笑便卒可謂天下至性奇男子矣而凱子暉與弟恭  
之並有時譽晚年兄弟失睦爲世所鄙墜其家聲可見孝  
友世德之難而中五之不怠其兄尤可記也

持論最暢此文有裨倫紀者

潁州劉氏英德石記

吾吳歸震川先生貧士也而家有兩大湖石特著聞先生自爲記云一購之崑山葉文莊公家一購之閩門劉尙書宅一恢瑰旋轉作人舞形一形如大旆迎風獵獵彷彿漢衛將軍日暮縱兵大擊敵時予讀而壯之每欲問先生曾孫玄恭此二石猶在否未得也庚戌七月劉上舍家見其庭中石尤怪異石長丈餘兩肩及腰瘦削亭亭若嬌女旁之橫銳者俱斜向若衣帶飄飄又翼然下垂者若樂府所歌大垂手小垂手狀右跌起向後尺許左跌獨立翩翩絕類震川所云作人舞形者正坐視之益信稍移坐東偏視之則不見所似人形見交龍旂數十衝風而前旂角繚繞偏側披靡恍若有聲又類震川所稱大旆者噫異矣震川形容兩石之奇異若此而貞時之石以一兼其二然非有閒情逸興倚徙坐卧其間縱觀側視得其澹蕩遊行之樂若震川之自娛於文章亦不知此石之特異也且此石出嶺南英德縣天下稱爲英石色皆黝然叩其聲清越似磬是且自粵至潁水陸數千里踰大庾過江淮舟車之費不貲與震川之致太湖遠近勞逸相去百倍然震川購之他姓貞時承之先世勞逸又有異焉貞時自序云大父方伯

公官粵載英石四以歸分餉我諸父我先君別駕公再官粵志求石之勝於四者果得此而寶蓄之其後求良材於同里張農部以儲我安人大事農部欲以此石相易乃得許石已去劉氏矣後復得還故物予嘆曰幸矣否則爲葉文莊劉尚書家石永爲他氏有矣雖然於石則何所不可石既有其形質之偉異不憚水陸遠道以至若知之者珍蓄之愛玩之惟命不知者委之頽垣敗棘之中不一視焉亦唯命石不能自言亦不因是而有增損也雖然今主人之方能遠致之以貽其賢子孫主人之賢也我樂爲主人記之石之既至於斯也得賢主人以爲歸石之福也我樂爲石記之作潁州劉氏英德石記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收亭文錄

三

世間有此尤物我亦欲坐臥對之後幅知與不知云云似以自況

上柏鄉相公論聖學知統錄書

昨讀知統錄二卷竊念自古以宰相之尊身任道統者甚難其人今相公見道獨蚤得統獨正衛正獨力茲錄之成垂示天下後世幸甚幸甚而東愚不揣妄欲有所論辨先以發凡起例之大義上白尊前惟垂鑒焉相公既以見知聞知之統卓然截旁流而崇正脈矣然程張之後直接朱子朱子非僅聞之於二程子也程子之見知爲楊中立中立之見知爲羅仲素仲素之見知爲李延平延平之見知爲朱夫子其統固如是也宋南渡初伊洛之統幾絕和靖與仲素受學龜山倡道豫章其功最大竊謂二程之門如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政亭文錄

三

上蔡廣平和靖諸先生皆聖學羽翼而楊羅李以迨朱夫子則一線之絕續係乎斯統者甚危不可不表而出之也許平仲與朱子可謂聞知而輔廣黃榦及金華四先生恪守其傳以迨乎宋文憲方正學淵源可溯亦朱子見知聞知之系也薛文清於朱子則聞知矣同時如曹月川胡敬庵陳剩夫其學純正吳康齋任道甚力其徒陳白沙以及湛甘泉羅念庵輩雖見道稍別然未嘗顯與朱子爲敵也亦可備聞知之苗裔矣至陽明之徒充塞天下獨有羅整庵困知錄一書屹然撐柱其間迨呂新吾觚中說於中原崔後渠修六經於河北魏莊渠闡正論於江南馮恭定振

理學於京師顧端文高忠憲顧季時諸先生彙同志於道  
南劉念臺端踐履於兩浙而後程朱正傳昭然大白於天  
下諸公之功也其得列於朱子聞知之統雖百世無疑也  
今幸值相公崇衛正學請以諸公之行實緒論擇其尤著  
且要者補入斯錄之內此東所急欲請正者一也既以統  
論則有正必有閏猶子之有嫡必有庶似宜存之以大著  
其防使天下萬世昭然於庶之不可以奪嫡若盡舉而去  
之則其學終不可得而泯滅而宗其說者反得以爲口實  
也陸子靜之先立乎其大則孟子聞知之閏統也楊慈湖  
輩爲見知吳草廬輩爲聞知而草廬之學較純正於慈湖  
國朝文錄續卷一改亭文錄 七  
陽明則象山之間知也而其徒之支派益多不止天泉証  
道後分而爲二錢德洪鄒東廓歐陽崇一聶雙江輩其稍  
純正者也季彭山張陽和雖受學於陽明而卓然衛正學  
此有功於陽明者若心齋之學一傳爲顏山農再傳爲羅  
近溪趙大洲龍溪之學不再傳而何心隱李贄陶望齡之  
徒出則濫決吾學之防入於禪佛矣然其統已數傳有源  
流有區別其勢已成若謂非陽明之見知聞知者彼必不  
心服也東請自子靜及二溪之徒擇其行誼可傳及論說  
稍近正者別爲閏統一卷附續錄之後使識者洞悉其學  
力之偏全知見之深淺踐履之純駁而確信道統正閏之

所以分其大開固如此則有功於後學亦不小此東所亟  
欲請正於相公者又其一也惟有容之度看其冒昧詳以  
教之

劃然言之有典有則

國朝文錄續

卷一 改亭文錄

美

與宋牧仲書

甲辰三月初都門一別三年矣聞佐黃郡威望甚著東客  
歲忽忽欲作三楚之遊思得與足下相見抵掌劇談三四  
日以盡發其胸中之鬱結遂至武昌謁吾師厚庵先生靈  
牀一慟哭再從足下假輕舟一葉溯衡湘之間登南嶽謁  
魏夫人祠盡覽道藏三式天官醫藥兵法諸書以歸有自  
中州來者云閣下頗拒客東一笑而止然此三事者耿耿  
在胸臆間不可釋私念天下之大人才之衆求丰采言論  
可敬愛才畧兼文武堪將相如唐嚴鄭公李贊皇輩當今  
如宋子牧仲者東目中實未多見也而布衣失職坎壈無  
國朝文錄續卷一 改亭文錄 无

聊之士輒忍辱好奇計勃勃有飛揚之氣能上下古今人  
物事會得失成敗之數及經世救時之大畧若古王猛馬  
周輩者天下之大如東比者亦不多數人非東莫知宋子  
非宋子莫知東顧可使兩人三年不相見聞傳言而自疑  
阻也東今者以咿 閣事留國門倘事無可爲將舍而南  
遊泝大江叩門於宋子遙計臨臯亭前吳大帝祠下將必  
有計子吟嘯之聲與江濤澎湃聲相上下矣足下見此書  
後幸早寄報章相示

此書自贊如東方朔用筆如陳同甫

改亭文錄卷二

吳江計東甫草著

從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籌南論一

崇禎甲申年著  
總論先國東南要害

取今日之大勢會觀而熟計之然後可以決他日之大機復前人之大業如太祖定天下之畧其形勝要害根本次第必先審定宸衷有緩一著不得蹀一著不得者卽降而言偏安割據之局如古魯肅諸葛亮之徒亦必有斷然數語于戰守要害立國形勝一望而定之使其君奉以爲準的蓋誘之不可縮之不可前一寸不可却一寸不可甯使

聽者無新奇之喜言者受拘儒之譏而策一定於今日事

國朝文錄續編

卷二 改亭文錄

一

必盡於後圖夫是是古人之大畧也爲今日之報仇滅賊恢復區宇之大畧何從乎言之可涕而使之者得以次第成功計惟有緩兵西北而且厚集其力於東南矣夫東南者東盡於淮西盡於漢中盡於江取天地四瀆之三以爲界也宋李綱之言曰起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東南則不足以窺中原而有西北漢世祖唐肅宗晉元帝宋康王之局彰彰史冊若是則併力東南而緩西北將不願其君之爲漢世祖唐肅宗而願其君之爲晉元帝宋康王乎將昌平之二陵何托乎太祖尺寸寸之土地何托乎列宗以及先皇帝增賦給餉死守勿去之封疆忍置

之不念乎然臣據今日之大勢而熟計之則非李綱之說也蓋固東南然後可以進中原而有西北圖西北則併不足以保東南而何有於中原自來立國於東南而不能復中原西北者若劉朱蕭梁之輩固無足言若晉元帝宋康王則其初實未有西北中原之志者也焉得歸形勝之咎於東南若果肯先固東南以爲進取之局則爲太祖之定鼎金陵十六年然後出師伐北矣晉有一祖遜而不能用有一王敦而不能殺內難日尋何暇外事且謝安乘淝水大捷之後而終身不渡河一步則素無西北於胸中甯有拱手而取天下者哉若宋高之溺任奸輔自墜干城志親國朝文錄續編卷二改亭文錄二

事仇宴樂終身則其老死臨安已爲萬幸豈可尙言西北哉如太祖起于淮西不引兵北向而反南渡江者以西北險固中原足食未可遽與爭鋒而以淮甸之兵取江南則易也既據金陵十六年截淮而取之則東南之財賦分毫不得入北而元人坐困故一旦北討而有取無戰昔人有言曰太祖之渡江而南也以強取弱及其渡河而北也以飽取饑今請以今日之土地當洪武戊申時之土地取東南之財力守淮楚之要衝亦如太祖之厲精十六年則兵力厚集士飽氣盈以之渡河雪耻尙何往而不定耶而所爲固守東南之策則其言無一新奇可喜但總攬曩人之

建鼎江南者鑑戒其敗酌取其善統而論之則孫吳東晉

劉宋齊梁陳南唐南宋所守之衝要當以劉宋為上蕭齊

南宋次之東晉梁又次之吳陳與南唐為最下以劉宋能

西以襄陽南鄭為重鎮東以彭城今徐州歷城今濟州東陽今

州為重鎮中以垂瓠今秦州為重鎮則其勢幾跨中原而蹙

西北矣故曰劉宋為上若南宋雖無劉宋山東之地而劉

韓血戰兩淮岳孟虎踞襄陽兩吳死守巴蜀使非奸輔數

壞乃事則一伸足而取中原矣蕭齊雖淮北之地所得絕

少然當其全盛時西以南鄭樊城襄陽為重鎮東以壽春

淮陰角城今泗州漣水今泗州朐山今海州為重鎮中以義陽今

國朝文錄續卷二 政亨文錄 三

陽為重鎮其勢亦能北瞰中原故曰南宋蕭齊次之東晉

西夫蜀於成李東失徐于劉石祖述死而北境益蹙僅以

合肥淮陽壽陽泗洲角城為東方之重鎮上明今松江陵

夏口武昌為西方之重鎮而蕭梁亦僅西以雍州今襄陽下

差戍今隨州夏口為重鎮中以白狗堆今蔡州碭石城今潁州為

重鎮東以合肥鍾離今鳳陽淮陰朐山為重鎮則益縮而南

矣故曰又次若孫吳東失廣陵西失襄陽於魏又瑜肅相

繼早世不得遂其入蜀之謀左右牽掣形格勢禁故忤蜀

必臣魏忤魏必和蜀西以建平今歸州西陵今夷陵樂都今松滋

巴邛今岳州為藩扞東以皖城今舒州濡須塢今和州牛渚圻今

太

不邾城

今黃州

爲藩扞日夜兢兢苟活四世則以撤淮東之

藩籬而建康單露失襄陽之屏蔽而上流空虛也若陳之

曲意經營淮北而旋得旋失兩淮之地盡入於周至以長

江爲界一旦韓賀渡江無復可阻雖上流守狼尾公安荆

門安蜀亦無及矣南唐未失江北之前與旣失不甚遠以

馬高之據上流也故曰吳陳與南唐爲最下然則曠觀乎

七國之史冊其要害分戍豈不彰然顯白哉今當事者謀

立國之形勢謀戰守之要地將爲劉宋耶將爲南宋耶將

爲蕭齊梁景晉耶兵法所云地有所必爭城有所必守當

夙夜以爲表裏首尾之勢臣嘗西起漢源東盡淮海中盡

國朝文錄續

卷二 文字文錄

四

長江得所謂極衝凡幾次衝凡幾據圖熟計以爲建康計

者當設三輔五鎮五鎮之說宋張浚真德秀文天祥等亦

均約畧言之若三輔則近亦有言者而臣以爲當以儀真

爲一輔和州爲一輔安慶爲一輔此真建康用腋間之要

害可備非常援倉卒宜倣古漢馮翊扶風京兆之制擇文

臣之久習兵事者各督練土著一萬以守之何謂五鎮曰

頭史閣部所謂立四鎮皆偏重於淮甸而不詳及上流于

兩淮設鎮太密於上流之要害太疏臣統攬東南之全局

謂當以淮東爲一鎮淮西爲一鎮荊州爲一鎮襄陽爲一

鎮成都爲一鎮每鎮須強兵三萬人統支郡之所有約每

鎮五萬人則多寡得中戰守有餘吳紀陟之言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此猶未及蜀耳豈知江南所恃以爲固者長江而四川爲長江根本凡北人之并南者大約先得四川故曰當以成都爲一鎮毋謂其不切於建康也若淮東則當建闢於淮安而以徐揚之兵翼其前後淮西則當建闢於鳳陽而以廬州壽滌之兵壯其腹背全楚則當以九江武昌岳州漢陽之兵力統於荊州而建闢於江陵西則當以承天鄖陽蕪黃之兵力統於襄陽而建闢於樊城五鎮既立則首尾連絡勢如常山之蛇而旣設三輔則建康有盤石之固國朝文錄續卷二改亭文錄五

所謂分戍要害其全局之計如此况兵以衛民而川浙吳楚之兵爲天下勁兵處食以養兵而東南財賦自唐宋以來無不倍出於西北昔項籍以江東子弟橫行而西李陵以荆楚勁卒轉鬪塞北及我明戚繼光必須以義烏三千人立威薊鎮頭四川石柱土司秦良玉以一婦人將三千人斬敵兵萬餘則南兵之強可見也東南財賦之饒見諸全史者自唐肅宗始至汴宋而三倍其數至南宋而加增幾十倍故章潢統論南北曰但當北人畏南不當南人畏北今兵食之出旣在東南則東南之命懸諸要害懸諸守要害者然頃逆獻南犯江楚名城重鎮皆先空國以待賊

於千里外豈兵之臂皆折而腹皆枵者耶勢已至此萬不得以寬厚從事上自鎮撫下及有司凡有汎地之責者須以三科相約曰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死有自外於三科之外者殺無赦有死戰以守如劉錡之於順昌韓世忠之於儀真者爵上公有死守不下如臧質之於盱眙呂義之之於鍾離皆固守於四十日之外者爵侯伯卽不幸而城陷被執能如劉思忌之甘爲南鬼者亦議贈卹如是則威法行而守者之心固守者之才出矣如是十年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而兵食厚集氣自百倍然後以荆襄成都之甲渡漢水而直取關中以兩淮三輔之甲國朝文錄 卷二 改亭文錄 六

渡河直取宛洛何賊不滅何仇不報故曰固東南然後可以據中原而有西北也苟兵無十年之教訓食無十年之生聚遽欲經畧中原無乃使庾亮殷浩褚裒袁王玄謨輩笑人乘後車哉

此堅撲不破之論大勢全局瞭如指掌前人習于李綱之說惴惴于東南之不足有爲不知明太祖固以東南取西北者也特患規模不定守禦不堅耳文故力闢之而後發策

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始分南北南北之險全恃江河故自昔中原無事則都河之南中原多難則都江之南然河南之都凡四而江南之都一建康耳建康者江之下流也據上流則可順流而逼下處下流則安能溯流而制上故自昔立國建康者時有悍將逆藩握重兵而輕下流遂有重逼建康之事則郊圻守禦之法不可不密而京營之卒不可不宿練以爲根本堅深之計也夫古今之論不一譽建康者曰中原三大幹南幹之龍在建康廖氏經云建康形勝洛陽同蘇伯玉曰金陵地脈自東南迤國朝文錄續卷二 改亭文錄

七

長江而西其止也蜿蜒磅礴既翕復張中脊而下降爲平衍所謂土中子是在又曰西爲雞籠覆舟諸山又西爲石頭城而鍾山峙其東大江迴抱秦淮立武湖映帶左右兩淮諸山合沓內向若委玉帛而朝焉張竑諸葛亮以爲真帝王之都良是也朱熹亦曰東南建都必要都建康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會地都在目前劉基亦調襟帶長江勢甚險固毀建康者曰三幹之中中幹最尊北幹次南幹又次楊筠松曰東晉都之得一百五十年降及宋齊梁陳合四代凡一百七十一年緣形勢雖優而恒氣多泄兩淮龍氣太盡而地勢卑下故歷年不永鄭曉

曰南京非復六朝之舊不過自楊行密所築者益拓而東  
盡鍾山之隈視江流爲曲折以故廣袤不相稱似非體國  
經野辨方正位之意且江流去而不留山形散而不聚大  
內又迫東城偏陬窪太子太孫宜皆不祿似非帝王都  
毀之譽之要皆地理家言不足以語形勢之雄深進退之  
便固也若石城虎踞鍾阜龍蟠長江天塹金陵王氣等語  
童子言之熟矣又若建康爲東南都會控帶荆揚引輸江  
河咫尺淮甸應接梁宋山川雄盛其貨富饒足以供六師  
而容萬乘老生言之熟矣臣今日非作金陵頌也臣之所  
以言者以爲既建都內地則特屏敵於外甸旣端拱下流  
則藉形勢於上游一旦變起非常爭在倉卒外甸上流之  
備不相爲應恒有斂勁兵於近郊望京城而一戰者脫有  
如孫恩之至新洲廬循之泊蔡洲蘇峻之據蔣山侯景之  
逼臺城者臨時何以禦之臣嘗縱稽史冊知建康四面東  
至鎮江北至儀真六合西至和州南至太平州方百里內  
有敵之所必攻與我之所必守者曰白下曰蔣山曰龍尾  
曰覆舟曰北郊壇曰藥園曰幕府山曰西陵曰白玉岡曰  
土山曰羅落橋曰江乘曰竹里曰直瀆曰四望磯曰新州  
曰白石曰石頭曰查浦曰新亭曰板橋曰牛渚曰采石曰  
張公洲曰蔡洲曰茆子洲曰倪塘曰三山曰測山凡數十

處接之於今未必盡爲要害盡當戍守然寇一出揚州六合由京口以逼京城則所備者急在白下蔣山覆舟白岡幕府山江乘等處若寇一自上流渡和州而來則所備者急在石頭查浦新亭牛渚慈湖采石等處若寇以舟師浮江而下則所備應在直瀆新洲四望磯白石張公洲蔡洲茄子洲三山列山等處此皆備之六朝載籍者也至於今年代久遠地名屢易且京城改築大非昔比險要亦移故同一石頭城而晉宋以爲險要必爭之地今已置之榛莽但知建康事者必當鑒往揆來早建壘堡練營兵以爲萬有一虞之慮况昔之都建康者多以背城戰捷如桓玄

國朝文錄

卷二 改亭文錄

九

篡位宋武帝起兵京口玄謂宜收沿江二百里之兵堅壁覆舟山使彼空行二百里而無所獲一見大軍必自退沮宋武帝患之後以桓謙不從而敗及盧循出襲建康乘勢徑進京師震動衆請分兵守諸津要劉裕曰賊盛我弱若分兵戍守則人測虛實不若聚衆石頭隨宜應赴後果以此破賊又若休範反自尋陽晝夜取道直逼京師上下惶駭蕭道成曰昔弄兵上流者皆因淹緩至敗休範遠懲前失必輕師急進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東府石頭以待賊賊至其請頓新亭以當其鋒諸貴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後卒如其

約若是者更僕言之不能盡也要在平日京兵素練築戍  
素固故能賊至而背城一捷豈得臨難倉猝而求援上流  
疾呼淮鎮以自衛耶臣故曰處下流而欲控制上游則郊  
圻之守禦不得不密也且無暇博及異代事卽如我二祖  
征轍昭昭寶錄爲子孫者可攷也方太祖新定建業所爲  
用者僅淮西數郡邑耳淮東則僞吳虎視於江表上流則  
僞漢鳩張於楚豫建康無一日可安也一旦友諒陷太平  
據采石羣議遂有欲降欲奔者惟劉基張目不言密決取  
威定霸之計當日俟其深入而爲鏖戰之地者不過令李  
善長易江東橋命馮勝伏石灰山側命楊璟駐兵大勝港  
國朝文錄續卷二 改亭文錄

國朝文錄續卷二 改亭文錄

一

命張虎率舟師出龍岡關而太祖總兵於盧龍已耳文皇  
帝靖難之兵南下遼國君臣諸爲淮甸計者極周而無一  
人及近郊戍守者一旦北兵從浦子口渡江而羣臣錯愕  
僅僅命諸王分守京門遂以覆敗去太祖之時未遠而戰  
守無策遂至如此者詳於外而忽於內厚於表而薄於裏  
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故臣願今當事者無徒竭謀  
於淮上荆襄而懈防於根本重地則儀真和州安慶之爲  
三輔曷可緩也而太平池州鎮江之爲內三輔又曷可少  
也蓋得外援而忽內地固不可以護倉卒若專聚兵內地  
而無左右前後角翼之勢亦孤重而不可用斟酌其間惟

輔郡之設爲急而宋呂祉整飭建康又以龍安一鎮雖名  
不見晉宋諸書然與宣化鎮分江爲界自宣化鎮至盤城  
竹墩上下瓦梁乃涸洲之間道斥堠不可不嚴今不知屬  
何地而我明朱國禎又以浦口爲要衝洪武初曾置五衛  
貯粟三十萬扼江爲守與金陵爲唇齒之勢今城且半夷  
於江大失祖宗設險守固之初意此猶無事時之言也今  
風雨急矣當路者尙不早爲牖戶之計耶  
此策補前賢之所未及最爲牢穩

孫子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待敵者勞劉  
季裴曰守淮之難莫難於謝玄又莫難於楊行密以肥水  
之役謝玄八千之衆破苻堅九十萬之師清口之役楊行  
密三萬之卒當朱溫三州之衆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扼  
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此孫子所云先處戰地也今  
盡天下而知江淮表裏之勢也盡人而知立國於南當守  
江以爲門戶守淮以爲藩籬也不知藩籬之說創自南宋  
諸人南宋定鼎臨安與淮隔千餘里故云守淮以爲藩籬  
今既濱江而都之則直守江以爲堂奧守淮以爲門戶耳  
然但知守淮以爲門戶而不知守三口以爲兩淮之門戶  
者是不知守淮者也但知守三口以爲兩淮之門戶而不  
知北守徐泗西守睢陽以爲三口之門戶者又不知守三  
口者也自江至淮五百五十里淮源自桐柏入海又二千  
餘里如古以蘄黃屬淮西則其中郡縣名城共五十六一  
處不守則一處受敵若一一壘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則陳  
亮所云勢分力弱適以成敵馬長驅之勢耳是在身任兩  
淮之責者才大則疎之以待敵之來才小則密之以拒敵  
之至必須先度其才能疎則疎之不能疎則密之而苟有  
似密實疎不知用疎爲密者是又不知守淮者也何謂用

疎爲密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羸之當道而淮南  
賴以安寢此知己之足以制敵也司馬昭之拒諸葛恪命  
諸將高壘合肥不肯聽羣議爲水口之戍此知彼之必併  
兵於城下而不暇爲淮泗之計也是皆內度其才外量其  
勢有以制敵之死命故斷然疎之而不疑惟疎故用其氣  
也專而決勝也逸何謂密如張浚都督江淮軍事以魏勝  
守海州以陳敏守泗州以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聚水  
軍於淮陰聚馬軍於壽春以大飭兩淮守備是也何謂似  
密實疎遜國之末諸臣亦知命梅殷屯重兵於淮安命徐  
安固樓櫓於鳳陽命崇剛王彬等死守揚州矣何爲使文  
國朝文錄續卷二 文亭文錄 三

皇帝一旦得徑渡泗州從間道破盱眙出六合至儀真而  
梅殷之聞變乃在金陵既入之後是則以一處不密而喪  
全淮所謂似密而疏也以疎制敵者上將也以密防敵者  
次將也以不疎不密而延敵者下愚之將也下愚之將不  
足言上將不可學斟酌其閒甯密無疏甯拙無巧然今老  
生孰不曰淮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遮  
蔽淮西以廬壽懸陽爲之表則建康姑孰得以襟帶又孰  
不曰金陵外庭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  
安而海州乃全淮之右臂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  
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然試問紛紛言者亦知兩

淮輕重之分乎亦知兩淮險易之異乎亦知今日兩淮簡  
劇之情乎亦知今日兩淮進退攻取之道爲異於前代乎  
爲不異於前代乎此臣之所以不敢自安其陋而欲一言  
臆斷之也鳳陽之至金陵也三百三十里廬州之至金陵  
也五百一十里而淮安之至金陵也亦五百里皖一旦狡  
寇窺瑕以一軍出青徐犯淮安一軍出開歸犯廬壽其爲  
京師之震驚一耳然廬壽之師卽使大不幸而遂至和州  
寇江竟渡猶可扼采石之險而拒之莊鐵之語景侯曰若  
使朝廷以羸卒千人直搃采石大王雖有精兵百萬無所  
用之而羊侃陳昕亦稱采石急須重兵是其之從淮西來  
國朝文錄續編卷二改亭文錄 卅

者猶有可拒也若淮東之寇忽爾飲馬江干直至瓜步則  
一水之隔卽建康石頭矣京口雖有大兵以爲後援甯若  
采石之險甲於東南耶且趙鼎之言曰楚州當敵衝所以  
蔽兩淮不守楚州而分守廬揚猶擊蛇而未得首也趙范  
之言曰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夫以統淮  
屬揚以蔽江屬楚則兩淮之形勢斷斷有所偏重矣而以  
臣觀當事者之論則均重耳均重亦意歸於至密然臣恐  
其重廬鳳而忽采石也夫采石固自淮西而來者之一扼  
又自尋陽武昌而來者之一扼也是一險而二扼不可不  
重爲之謀也臣故曰兩淮之輕重當分也章俊卿曰淮東

盡水寨淮西盡山寨淮東下澤之地凡爾大渚小洲沙嶼石磧人所不見之處皆水寨也自謝楊石鏡老鶴新開諸湖凡四十處若使敵人一入淮東則淮東三湖三百里內蘆葦洲港之中盡其潛兵之地而我無以測其虛實矣淮西烏林之地凡崑嶺峭拔上平下險無路可登無險可涉人所難至者皆山寨也自六安信陽舒城南巢廬江等處爲山寨九十有四故張浚奏事極論淮西地險易守陳興義亦曰見王德淮西圖路幾不可方軌是則淮東者敵一入之而卽得恃水之勢以制我淮西者彼雖入之而吾猶得恃山之險以制敵况壽春馬軍一以當十淮陰水師一以當一又勢之從來者臣故曰兩淮之險易當別也賊之自山東而來者必須渡自清口賊之自河南而來者或自渦口渡或自潁口渡是淮東所當備之口一而淮西當備之口二也然見諸全史及方輿所載僅推清口渦口之險而循河入潁循潁入淮之道寥寥不多見焉是兩淮之口當備者各一耳然宋人於江淮設制置使外復爲設沿海制置使於淮東者以逆豫於京東造船常爲航海入淮之計而逆亮亦謂夜半過海州未明抵金陵也故於通州料角壽州石港之備獨急爲設制置使以總之而東晉初立石季龍亦謀出海道口直趨建康於青舟造船數百艘朝

議以蔡謨屯土山江乘禦之我明鄭曉亦云通州與常熟縣相對三十里海門與崇明縣相對十八里且近者靖江沙漲直達泰興非復馬馱故形是常與揚止分江陰一片沙面則淮西專以防渦爲急而淮東濱海之備更當在三口之外萬一將來之賊有如石虎之造船青州金亮之謀出海州者則是兩淮倉卒之警尙有可禦而自海入江頃刻萬里不信宿而直搗腹心而淮東之師安得不多淮東之將安得不偏重乎臣故曰兩淮之簡劇宜明也而臣更有進者江淮河漢天之所以形制天下塹限南北也而推天置塹之心於東南獨厚何哉中原所恃以爲險者一萬里黃河耳乃東南旣授以萬里長江之勝而又東則有二千里之長淮自皖而入會於江西則有千餘里之漢水自大別而入會於江傑然若爲江之左右輔者故江之勢不在江自古立國於南不知東重淮而重淮陰之守西重漢而重襄陽之守者雖得江而不爲用其說甚似而臣以爲尙得半者以其但知淮漢之爲江輔而不知河之亦可爲江輔也河亦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古今守淮而欲先守三口不過以其淮河相接之處故急思所以備之夫其備之孰若卽因而用之何謂用之設若以重兵屯徐州扼河以爲守是清口在徐州之腹矣設若以重兵屯歸德亦扼河

以爲險倣古張巡守睢陽以保障江淮之遺意則渦潁之口又在歸德之腹矣則是扼淮者不若扼河用淮者不若用河也況臣稽之統志亦云歸德形勝爲天下要衝徐州形勝爲南北咽喉設今日復有臧質張巡之徒授以重兵資以厚餉使之死守兩城賊又安能截河入淮爲金陵震鄰之患也哉是則取天之四瀆悉爲我之形勢東南安得不高枕而卧哉而今但見備淮者之紛紛未見扼河之建策是但知江爲建康第一限淮爲建康第二限而未知河之爲建康第三限也故臣嘗讀晉史而至大興之際未嘗不嘆息流涕於祖逖也設世無祖逖其人者于瑯琊立國之初卽慷慨請兵而北始而進屯淮陰旣而進屯雍邱旣而進屯封邱收復河南以爲江淮之勢則石勒何畏乎晉何愛乎晉豈懼復遭大雨積月之苦而不揮戈南下哉嗚呼方今寇賊雖尙縱橫然汝甯歸德之間未有強敵如石勒也其地襟帶長淮控扼潁蔡爲東南之庭牖今忠臣孝子之中有如祖逖其人者以羸兵二千持千人廩布二千疋鑄治擊械而北上者乎嗚呼國勢旣移而南將來中原之難正未可定幸今未定之時早爲淮北河南之計以重固東南之險阻無使人旣據而進爭夫祖逖之收復河南亦乘石勒未能併力南向之時耳使其不進師於大興而

進師於大甯則石勒之屯據既固將求爲壽春盱眙之退  
守而不可得夫西晉立國之初其以卞敦守徐州曹晏守  
青州郗鑒守鄒山所以爲山東之勢者極備而祖逖虎視  
中原所以爲河南之勢者亦盛故其後石勒進師尙能退  
鄒山之屯爲合肥退徐州之守爲盱眙退河南之守爲壽  
春退山東河南之鎮爲兩淮之鎮使其立國之初卽爲兩  
淮之守而無山東河南之勢則石勒一進師而守盱眙者  
且退屯揚儀守合肥壽春者且退屯淝和矣盈盈江水何  
以禦之况前代立國於南之時中原各有強敵如晉之有  
趙宋齊梁之有魏陳之有周南宋之有逆豫金人雄踞河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改亭文錄

六

淮之間故不得已而爲江淮之備禦今雖吾之力未能卽  
有事中原尙幸強敵亦未能遂死守中原之要害所望朝  
有祖逖以千人廩將二千羸卒貫之忠憤之氣早爲廓清  
之謀卽進未能北發亦退可爲南障臣請譬之奕兩奕相  
對而各營其地或營其邊或營其腹邊腹之間布置定矣  
各揆所得必其先人者也未有後人而能爭者也若後人  
而得者必敵手之下於我耳旣不能先人以爭要害者其  
奕之不若人可知矣先後之間而國勢之強弱已定臣故  
曰今日兩淮進退攻守之道異於前代與不異於前代當  
明也約實言之今之爲兩淮謀者奈何曰淮東則屯重兵

於淮安淮西則屯重兵於鳳陽以爲兩淮宅中馭外之本而淮東犄角之勢當首在盱眙次在泗州蓋盱眙泗州在宋以前皆屬淮東臣故取其形勢之便者言之淮西犄角之勢首在壽州次在合肥俱宜分兵固守以爲淮鳳唇齒此兩淮之中勢也渡淮安之清口而北上則當勵徐州勁悍之士氣堅守巖城以當南北之衝而出輕師獵青兗之境以壯徐州之勢渡鳳壽之渦口而西向則當固陳蔡之守而出遊兵於汴洛以見不忘中原此兩淮之外勢也以南向言則淮東當屯精兵於揚州淮西當屯精兵於和州而揚州之支鎮在儀真和州之支鎮在滁陽各宜選兵鎮國朝文錄續編卷二收亭文錄九之以壯金陵之左右輔此守南之內勢也三勢既定江東固而兩淮亦固矣

此皆據前人之論拓出一層大指謂保淮尤須防海且不如據河之爲得也是時

大清兵方西追闖賊未遽南下使南渡君臣卧薪嘗膽乘此空隙未始不可有爲而馬阮攬權爭門戶而不顧封疆史可法聚兵一隅亦無大畧無論淮不能保而江亦卽時逕渡自古立國于南未有速亾如此時者斯又作者所不及料者矣

長江萬里其源之發於蜀者不具論論其出蜀之後其流有三曰荊州上流之重鎮也曰武昌曰九江中流之重鎮也曰建康曰京口下流之重鎮也而襄陽之屏蔽荊州蕪黃之屏蔽武昌九江亦猶揚儀廬和之屏蔽建康也而上流中流之唇齒建康亦猶淮東西之唇齒建康也臣蓋嘗熟稽古事見西北之欲取東南者其出師之道不越淮荆二路如晉之滅吳雖六道並進隋之滅陳雖九道並進元之滅宋雖五道並進而要其大槩未有踰兩淮荆襄而他向者兩淮守鎮之距金陵多不過五百里少不過三百里

國朝文錄續編

卷二

改亭文錄

三

荆襄之距金陵一則二千一百七十餘里一則三千七百里遠近懸絕險阻亦殊故敵之自淮而來者彼則無所不攻我則無所不守尺寸寸寸為禦至難為患最迫而敵之自荆襄來者我遠則鑿絕焚夏近則立柵溢浦又近則固守梁山似為守差異而為患差緩然晉之舉吳其徑趨石頭者必王濬之順流武昌元之舉宋其先入臨安者必呂文煥之先驅入鄂而王侁之出涂中劉整之出淮南多不若是捷者僅一隋之滅陳廬州和州兩總管先入金陵而楊素之師後至亦以陳宣帝時先失淮南故使韓賀竟截江而渡無取淮之勞而楊素不能及是則師之自淮甸而

來者似近而實難師之自荆楚而下者似遠而實易敵之  
所近吾爲術以遠之其說已見於兩淮矣敵之所易吾爲  
術以難之難之之術不出乎昔人險要必爭之地所云九  
江武昌江陵襄陽者然推昔人所以重此四郡之說則非  
臣之所以重也故昔人以四郡爲必爭而臣以爲四郡之  
不必皆爭而必爭亦不盡於四郡也昔人以爲豫章西江  
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滙於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沅  
湘合衆水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江水源於岷  
山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岷冢蕩漾東流爲  
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此四郡之重重以都會似  
國朝文錄續編卷二改亭文錄 三

矣又謂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控川陝守  
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此四郡之重重以形勢又似矣  
而臣以其未解於都會要害之所以重輕遂未明於四郡  
之孰爲輕孰爲重也蓋天下有踞一城而可睥睨四面者  
守一境而伸縮進退左顧右視皆可震動天下者有死守  
之而使敵必不敢越我而過者當天下無事則爲八達之  
衢有事則爲兵交之衝而我得之則可以制敵敵得之則  
遂可以塞我者夫是之謂要害顏師古所云在我爲要在  
敵爲害也有守一城而可連絡四面者又爲商賈之所集  
財貨之所湊舟楫之所必由可以都天子而會萬國者夫

是之謂都會非以諸水所合遂曰都會也大約都會之地以宅中圖外爲主則當集重兵而高壘深池弗輕與敵戰而爲堅守之計要害之地以扼險而護內拓外則當選驍騎而電擊風馳且戰且守以固都會之外勢兩者似所並重然稽諸往冊但見都會之命懸於要害未見要害之命懸於都會也則四郡之不盡爲都會不能皆要害可知而全楚都會止一武昌全楚要害首在襄鄖次在江陵次在蘄黃蓋襄鄖者全楚之首領江陵者全楚之腰腹蘄黃者全楚之肘腋人未有無首而能生者則襄鄖之形勢一日不立江陵未可一日而安江陵未可一日而安則全楚未國朝文錄續編卷二政亭文錄三

可一日而爲我有也臣敢枚舉往代之得失一一切實言之楚之興也以其滅鄖子之國而有襄陽滅夔子之國而有夷陵故並秦而爲二虎及其亡也北獻上庸於秦使秦得開武關而南下西失夷陵於秦使秦得浮岷江而東下而楚郢全震矣劉表之初踞荊州蒯越亦勸其北據襄陽南據江陵其餘荊州八郡傳檄而定及劉琮之舉襄陽而降操操乘勝順流南下大敗於江夏而歸也宜計不返顧乃尙命曹仁死守江陵樂進死守襄陽則操之於荆襄雖當極敗而不忘後圖所以爲守者極密後竭瑜亮之力止得江陵夷陵而襄陽不可復覬故吳蜀終不能越此而侵

魏魏之所以制吳蜀之命者襄陽也則操之才其於天下形勢攬之確握之固後雖瑜亮羽蒙竭智力以爭之不得也至於晉之謀吳則命羊祜鎮襄陽及其滅吳又命賈充仗節出襄陽爲諸軍節度而東晉以荆楚爲西門得以保此西門者始有桓宣守襄陽繼有桓溫鎮襄陽也而桓溫之師得東至灞上修洛陽諸陵柳元景之師得直據潼關而戰於陝下南國之立威於北者惟此二舉而非藉襄陽之形勢師可以進乎苟竄晉之初亦知命重兵陷襄陽執朱序矣以此浮漢入江桓沖將求死不得乃徒引軍而歸則其矢策已甚固不俟泚水喪師而後知其亡也後蕭

國朝文錄

編

卷二

文亭文錄

三

衍之南篡起兵襄陽隋之滅陳唐之滅蕭銑皆出師襄陽至於南宋初立趙鼎張浚輩疾呼以圖固守者惟曰襄陽襟喉地也一時中興諸將稱開擴功者岳飛第一則以命飛鎮襄陽原授以進取中原之勢及滅金之後孟珙收復襄陽呂文煥繼之當時元之侵宋誓必破襄陽而後南下至攻之五年不克而去亦以必破此南下然後無內顧憂也而劉整策之亦曰攻宋方畧宜先從事襄陽旣已破襄則阿里海涯以爲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滅自是果破鄂破郢無不應手碎斃雖言者紛紛曰鎖漢口岸曰城荆門州而元人破襄竟從郢鄂直下置江陵於

後而不顧矣合觀乎數朝之往轍有如此而謂襄陽不扼全楚之命臣不敢信也但自秦漢以來迄於我明成化之十二年鄖陽之地分析沿革之故不一而或隸秦或隸蜀或隸楚或屬治于襄陽其大較也土地既分形險亦移故昔言楚勢要者僅首推襄陽而無一語及鄖自原傑討平劉千斤後合秦蜀梁楚四撫臣熟議割四郡交錯之地爲立鄖陽郡設撫治行臺遂傑然爲天下重鎮其詳見於王世貞之記者可謂錯置盡善而鄖陽之治東至襄陽西至陝西南至四川北至河南可以左右前後顧而跳盪天下未有以一郡而當四省之交者有之自鄖陽始苟戡守之國朝文錄續編卷二改亭文錄 五

勢屹立而不可犯則襄陽反恃以爲外蔽不僅爲唇齒之勢矣漢昭烈之取漢中也始亦有上庸乃不命重臣重兵守之而屬之劉封孟達兩孺子及關羽進攻襄陽移交命劉孟出師夾攻可謂得算而孟以宿恚故阻兵不進使時有重臣提重兵出上庸而攻其右則襄陽豈能勝此兩面之敵耶及達舉上庸降魏諸葛亮百計取之而先爲司馬懿所躡則自蜀入秦之路舍祁山無由而蔣琬代相出征亦欲集舟師溯漢水取魏興上庸地固亦入秦一道而無如襄陽之襲其後也是蜀之不得志於關中也由失鄖陽故也今當事者而但欲爲保守荆揚之計其勢其理固不

可失鄖襄而一日居若苟有討賊北伐之志僅如晉庾亮  
宋張浚其人則所以爲襄鄖計者尤當以全副精神策之  
而何其泄泄於此也總之全楚幅幘之廣幾半天下爲郡  
一十有五在江北九在江南而江北六郡自襄鄖之外  
惟德安稍緩若承天之介於荆襄黃州之介於淮楚其形  
勢亦不亞襄鄖若荊州濱江北而控制江南尤全楚之門  
戶則楚郡之在江北者無一不當嚴守而在江南之九郡  
雖最著若武昌若漢陽岳州皆仰安危於江北耳今襄鄖  
險要之說已悉於前而承天黃州荊州所以當重之故則  
臣請再陳其形勢羊祜之伐吳也先侵吳之石城以奪吳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改亭文錄

三

人之資蕭衍之起兵襄陽張宏策說蕭懿早圖郢州曰郢  
州控帶荆襄西注漢沔而蕭衍亦謂必先拔郢州然後席  
卷沿流南宋呂祉條議中興亦以郢州逼邇江陵西抵襄  
陽又僅百里脫若經緯漢江之間必當以郢城爲重及元  
之圍郢張世傑死守不克伯顏欲舍而南下諸將以郢城  
我之襟喉不取必爲歸路患則承天要害之說非徒爲陵  
寢重地而已黃州之重於全楚不過謂其可爲武昌之援  
而所屬蘄州則又可爲九江之蔽也而亦知齊桓討楚之  
先必先結盟黃人之故乎齊桓之于楚未嘗一日忘之也  
而其爲霸之久自魯莊公之三十八年以內未嘗一加兵

於楚則以楚之國西起鄖襄東盡淮壽中據唐鄧數千里  
內乘險而守無間可入僅一蔡爲入楚必由之路而蔡亦  
死心爲楚守惟黃人居楚肘腋之間陽奉之而不爲用遂  
不憚一盟於貫再盟於陽穀以結之齊黃之交固而楚內  
外皆敵矣一旦潰蔡伐楚楚豈不能與齊抗乎其遂來盟  
者畏黃人孳齊而襲其鄂也是黃之係於楚非小也况今  
又介在淮楚之交耶夫今東南形勢臣私憂其不立者以  
東南數省之聲勢不相呼吸而數省之形要不相連絡也  
今欲連絡數省之形要莫若鄖陽欲呼吸淮楚江右之聲  
勢莫若蕪黃且蕪黃北至江南僅四百里得重兵而守之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改亭文錄

三

不但可爲九江武昌之蔽且與襄鄖並控中原若五關

虎頭

關黃土關穆陵關白沙關大城關

一堡陽通保

之險北跨汝南南衛江鄂

惟所用之宋李璘之疏可徵也晉陶侃之不肯渡江北而  
取邾城

古黃州各者

以石勒相逼至近恐一舉而櫻其鋒故但

堅守武昌憑江爲阻然亦甚單露矣今中原勁敵未有若

石勒者奈何不及此時早固其守遂使淮楚中隔武昌齒

寒耶此黃州要害之當講也若江陵宿爲重鎮昔人無不

言之臣又何必言之但今者蜀幸未失則江陵兵勢總以

通連蜀勢領制下流爲重若巴蜀少有不測則歸施之間

盡屬要害陸遜所云西陵建平國之門戶失之則全吳震

動非僅荊州可憂夫敵之患楚不過兩道一由夔峽而出  
一由漢襄而下由夔峽而出者不得江陵則不可以窺楚  
由襄陽而下者以一兵牽制江陵便以大兵浮漢至鄂此  
元滅宋故事然伯顏破鄂東下必留阿里海涯以四萬人  
守之且命其規取江陵及其既得元主喜謂荆南既定吾  
東兵始無後患若前者朕嘗憂之則江陵不但控蔽楚鄂  
而并護全吳矣夫曹操之至江陵距武昌尙千有餘里張  
昭輩亦一時之傑何至遂欲以全吳迎操亦以吳之所恃  
以爲固者長江而操得江陵則長江之險與我共之以重  
兵順流而下不可或遏也及既破操而有江陵魯肅必欲

國朝文錄

編

卷二

政亭文錄

三七

以昭烈鎮之呂蒙必不欲關羽取之雖前後異用皆可爲  
吳許耳是江陵形勢之急所以同承天黃州而並亞於鄖  
襄也約言之全楚都會旣推武昌則當以武昌爲言而武  
昌之左蔽爲黃州右蔽爲荊州襄鄖似不相及然守在荆  
黃戰在襄鄖則武昌安而建康亦安戰在荆黃守在武昌  
則武昌危而建康亦危此楚吳形勢之大畧攷古証今實  
原本之說也則昔人論上流險要必爭之地以爲不出九  
江武昌襄陽江陵者自臣觀之惟襄鄖爲必爭斬黃江陵  
承天爲必守而九江武昌直可緩弗論然或如晉王述之  
議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兼可駿奔緩急

興建康爲臂指而蕭願又以尋陽

江古九

地居中流密邇畿

甸若留屯溢口內籓朝廷外爲四方聲援亦要地也則兩

郡亦當屯兵一二萬以爲宅中勁後之勢若襄鄖之間非

有二十萬之師如古岳飛孟珙者統之以堅守兩城恐不

能濟蓋制人與制於人所爭在尺寸之間我能保襄鄖則

南陽歸德金州漢中皆我進戰掃蕩之地敵且備我不暇

若我不能保襄鄖則荊州武昌無日得安而京師時有震

動制人與制於人禦寇之與蕩寇也其機安可不辨哉嗚

呼臣嘗讀史至晉成帝咸康之時歎庾亮規取中原之畧

措置極當深有合於今日安可以成敗論英雄也已則坐

國朝文錄續編卷二改亭文錄

三

鎮武昌而表桓宣爲司州刺史鎮襄陽表其弟庾嶷爲梁

州刺史鎮魏興

古鄖縣名

又表其弟翼爲南郡太守鎮江陵又

命樊峻帥精兵萬人守邾城而已又欲移鎮石城以逼後

趙而竟賫志以歿悲夫

此則盡掃前人獨抒偉論推倒豪傑開拓心胸斷推此

種

改亭文錄卷三

吳江計東甫草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恒陽書院碑記

真定爲畿南巨郡郡中有恒陽書院叛自嘉靖辛亥歲御史楊公選每歲當事聘請賢士主院事令三十二屬諸生之才者讀書講學其中至己巳十七年矣當事復聘阜平縣學官楚之平江艾純卿先生主院事時高邑趙冢宰忠毅公實從艾先生講學得聞性命之旨慨然以聖賢爲己任至明年隆慶庚午科趙公舉鄉試畿輔得士最盛大半出艾先生門時艾先生亦以學官舉會試官比部郎又數

國朝文錄

續

卷三

改亭文錄

一

年丁丑楚相張居正奪情議起艾先生同趙公用賢沈公思孝吳公中行同日上書極諫各廷杖幾死論戍於是居正大恨天下講學之士昌言綱常忠孝之事者明年戊寅盡廢天下書院逐講學書生以弭己誘而尤恨艾先生以同鄉人攻劾之至壬午乃改恒陽書院爲游擊府使鞅鞞者蹂躪其中冀速毀焉其後居正敗艾先生卽家起爲御史中丞趙公亦爲考功司郎爲東林黨人之魁主天下清議至萬厯壬子距嘉靖辛亥叛建之歲六十一年矣署督學御史傅公某始率其屬捐貲修葺充拓諸楹仍令三十三屬之士讀書講學如故制明年癸丑趙公爲碑文樹之

石又六十一年康熙甲寅吳郡人計東從督學楚黃王公  
至院中讀趙公文嘆曰大哉講學之功乎故孔子曰學之  
不講是吾憂也信乎當正德初陽明先生以忤逆瑾謫窮  
荒於萬死中悟良知正學始與學者發明其說天下信之  
者十一二耳既正德末平宸濠梟閹頭諸大功學者始  
信講學非空談而信之者且半迨永嘉貴溪分宜三相枋  
用皆媚嫉陽明盛名而分宜尤甚凡附會權相者必詆陽  
明爲異學陽明聞則益喜曰我道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  
真是者講學益勤於是信從者獨盛於江右而徧及天下  
時計天下講學書院以千百數而吉安一郡居十之二道  
國朝文錄續編卷三收亭文錄二  
後分宜敗陽明先生歿而華亭當國華亭賢相也又聞道  
於陽明之門人尊信其說於是天下莫不宗陽明而其門  
人之流弊漸失其傳爲異學所藉口極盛而衰勢固然也  
至江陵當國之時二溪心齋之徒幾入於小人之無忌憚  
然奪情議起諸公不惜捐踵頂湛七族以爭之若鄒南阜  
先生尤得力於良知之旨者觀其輯宋儒語要及與呂甯  
陵我鄉高顧兩夫子書可見而以弱冠初釋褐之進士從  
趙沈吳艾四先生於血肉交飛之中拜疏午門爭綱常忠  
孝大節櫻權相大璫熏天之氣酸心不稍奪色不稍變不  
可謂非數十年講學之功也然則陽明良知之教卽流弊

尙不足以害人心而况得正學之傳者乎更可悲者高邑趙先生旣與關中馮恭定及我鄉高顧兩夫子之徒講學京師刼首善書院及毘陵錫山之道南書院發明程朱之學以挽救陽明門人之流弊其書院之盛幾與陽明等及崔魏盡殺天下賢者踵江陵相故事亦盡毀天下書院其在浙東江西南者十不存一而茲之恒陽書院獨巋然得存以至於今日前後歷二百二十二年兩興廢而卒未嘗毀焉嗟乎尤可記也

此文括當時書院興廢學術盛衰之故於尺幅中畧無

冗積字句是真作手近世號爲通經而無人講學人心

國朝文錄續編卷三改亭文錄

三

換而外道橫矣

順德建歸震川先生祠堂碑

吳中歸震川先生以文章顯名於明嘉隆間距今百有餘歲歲久而論益定其遺集多寡同異無慮千餘篇然今之善論文者莫不推述之比於宋歐陽曾王謂其高潔簡肅間有駢宕變化可出入諸公相與伯仲無媿色然予謂以文知先生猶淺也魏志徐幹傳曰觀古今文人類多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慾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先生生嘉靖全盛之日士莫不急科名聲譽相徵逐先生數上春官屢見斥張文隱公欲以舊誼招致之卒守正不一往伏處安亭江上身教授

國朝文錄

續

卷三

文亭文錄

四

弟子妻課童僕耕田百畝供老親賓客酒漿饘粥讀書食貧三十年天下賢豪長者暨諸公卿貴游聞其名不得見其人此與偉長何異且當是時同里王元美浙東王伯安或以文章或以理學號召天下駿雄魁傑之士靡然從風而先生以坎壈不得志之人卓然撐柱其間文章則呵元美爲安庸理學則以伯安爲非是而恪守伊洛之傳孤持其自得之見不惑於羣言久之而天下之悔而思返者卒嘆服先生爲不可及卽此時唐應德在三百里之內閩中王道思山東李中麓與先生甚合今先生集中未嘗有與諸公往復倡和之詩若文也可謂獨立不懼君子人矣先

生得一第令長興有異績以不善事上官遷邢州倅日杜  
門讀書而已政府高中玄夙知先生不次召用官太僕丞  
掌外制文字又不逾年而歿予既讀先生之文而又深敬  
先生之志行癸丑六月順天督學王公奉簡書按部至  
邢考校多士夙知邢爲先生佐郡服官之處又於先生集  
中讀其自爲順德府通判廳記二首想見記中所稱獨步  
空庭槐花黃落徧滿階砌殊歎然自得及衙內一土室戶  
西向寒風烈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者慨然如見先生焉  
詢之郡縣稽之志乘考之名宦祠蹟知先生者蓋少益見  
先生之恬淡寡慾獨立不懼其不欲求知於天下後世類  
國朝文錄續編卷三 改亭文錄 五

如此因與通守晉江黃君言而黃君喜其官爲震川後輩  
慨然鳩工王公捐俸助之不三月祠成旣自爲記勒石而  
屬予爲碑頌我願歲時之祭凡守土者必効瓣香之敬於  
祠中邢人士必有邀靈於先生而興起能文者敦行勵志  
者則又王公所以勉率多士之意也夫

輕輕放下文章重寫先生獨立不懼之志行是真能讀  
震川之書者

族嫂烈婦湯氏墓誌銘

嫂烈婦湯氏諱尹嫻字洽君年二十來歸我兄僧來數年  
生一子一女我兄歿嫂絕粒死遂合葬烈婦父俊民諱三  
俊我父友也我師也弟仲舒諱孫咸我父弟子我友也其  
舅氏陳礪庵先生俊民仲舒皆負才譽爲諸生有遺集礪  
庵先生著作尤富凡數十種烈婦善詩歌填詞畫花卉翎  
毛其父俊民家教也善天文歷律口誦步天歌手指天文  
教我母及余八九歲時從嫂學觀星緯指示歷歷又善測  
晷開方立方籌算皇極統韻諸葛鼓音射覆之學其舅氏  
礪庵先生所教也善洞簫及鼓琴則與其兄輔嗣弟仲舒  
國朝文錄 卷三 改亭文錄 六  
妹渭君皆能之性穎悟過人知大體舅姑以力田起家時  
時以井臼事督烈婦烈婦承命惟謹其舅與我祖最相善  
故我母與烈婦常往來我母見烈婦文雅可敬愛稱善不  
啻口兄資雖魯然謹質有真性兄從我父學去其家數里  
每別婦或旬日或半月必相對泣移時崇禎庚辰吾父館  
吳中丞家讀書楞伽山我兄從遊去家益遠嫂寄書襪中  
以別紙書諸葛鼓音爲隱語使尋其家書我兄雖習鼓音  
未工也誤索家書不得心怏怏遂病病四月死死之日烈  
婦抱其首泣曰君先行我來從君矣兄已氣絕復張目顧  
之曰諾烈婦遂誓不食七八日不死我母泣而語之曰爾

舅姑止生爾夫一人爾有子有女爾死獨不念爾子爲舅  
姑後嗣計乎烈婦變色對曰新婦頗讀書曉大義見昔才  
婦人如李易安花蕊夫人輩皆以一念不引決後失節如  
此新婦若今日不死恐他日爲我舅姑我父我夫辱所以  
速死者爲我舅姑我父我夫地也我舅姑年尙壯我死必  
善視我子我計決矣勿復言絕粒至二十日歐血不已竟  
死其弟仲舒爲撰行狀甚詳又六年仲舒以赴我父難死  
於我家之東一里另有誌

銘曰是我嫂才女子從其夫葬於此其節烈信宗族其詩  
詞垂卷軸我兄雖賢得嫂而傳嗚呼我宗之光采風者載  
國朝文錄卷二 故事文錄  
之國史維千載其不忘

此婦可謂能自知矣予友徐湘潭有文記近有少婦夫  
死亟投池願從死被人救起後竟失節再醮某烈士謂  
其友曰我輩皆聲色中人久必不能自持者此婦可謂  
能自知矣

前明誥封太僕寺卿前新安縣知縣宋公墓表

起巖公姓宋氏諱臣熙字堯咨江南溧陽人積學勵志行能詩古文尤工書法年未二十補邑諸生年四十餘以諸生貢入成均年五十始試爲廣東新安令新安濱大海海常溢民貧不能治生產獨以漁爲業故事每一漁舟入海納一金歲可得三千金吏以故事告公公愀然曰民吾子也子貧無恒產至以性命出入風濤中求衣食爲之長者忍袖其金乎悉捐之民皆感泣公癖好詩歌訟庭無一事獨坐堂上搢頰苦吟胥吏皆匿笑罷去時時問邑諸生有能詩者乎曰有則揖其人入與賦詩歲時餽獻無以供上

國朝文錄

續

卷三

攻亭文集

八

官怒且罵曰爾出身明經也敢爾乃大索公罪狀無一得及大計注考語曰文學甚裕政事稍疎又曰知賦詩不知民瘼吏部遂左遷公郴州學正去新安之日囊無一錢新安民相聚號泣醵金飲公買舟紆道行萬里抵家凡經兩粵三楚山水峭拔奇麗動盪可喜可愕之處公上奉老親下攜令子停橈登臨憑眺益賦詩得佳句卽長吟自豪家人譙讓之曰以好詩失上官意今奈何尙好之公笑曰我失上官意不在詩舟至桂林資斧竭乃解束帶脫婦簪易米過肇慶水急舟空不能行乃載石三尺許壓舟以歸至今園中有載石堂卽此也至郴郴山水亦奇公益與諸生

嘯詠不輟曰學官不當賦詩耶已改王府長史去柳貧不能行諸生釀金送之如新安民舟過鄂渚公雅不欲之官荆有賢侯仲良擅詩名好客固留公曰王國官無事公且止共修東平梁園故事何如公爲留一年賦詩甚多乞歸不復出時公父玉峰翁年九十矣翁無他子然過公甚嚴厲公童時受六經三史性理大全資治通鑑唐宋諸家文集於家塾必讀全書成誦乃已年七十執父喪哀痛慕戀若孺子亦年九十卒生一子卽太僕公也太僕公之以孝廉官中翰贊畫閣部孫公軍事公實勉之行旣行而公病病中寄語太僕公之友總兵官茅元儀曰煩公誠吾兒職

國朝文錄

續卷三 改亭文錄

九

陣無勇非孝也故太僕歷官兵間二十年卒能以忠勇自奮於功名贈公以三品京卿中允公復舉進士第一甲官宮坊識公者謂足稍吐公氣嗚呼明有天下幾三百年至嘉隆時官人資格益重雖三塗並用然所用獨進士耳每計吏視由進士起家者則以恣睢爲能以靡恭爲循良以簡率不事事爲廉潔率得好官躋清要視其人由科貢起家者則以勤敏稱職爲躁進以循良撫字爲無能以潔清自好爲不知吏治率左遷去以故公道不行吏治日壞至盜賊滿天下而國遂以亾嗚呼可歎也公旣忤時貧困以老公之子雖以孝廉官郟署歷監司洊至郟貳駸駸乎通



前明太僕寺卿溧陽宋公行狀

吾師溧陽宋熟稼先生未卒前手書誥誥命東爲其先太僕公行狀東以行狀固爲弟子者職也又重以吾師臨歿之言不敢以不敏辭獨太僕公平生事最多俱在天啟崇禎兩朝間多忌諱欲盡削不書則泯沒太僕公之志業亦非先生所以命東之意欲詳紀之則非東懼怯不敢作於大體亦未安蓋捉筆旁皇者久之益嘆東以文章受知於先生至深而先生之委難於東者亦深念其難而命之嗚呼其可感也謹按公會祖考南渠公諱某曾祖妣黃氏祖考玉峰翁諱檄邑諸生以公貴贈太僕寺卿祖妣謝氏贈國朝文錄續編卷三改亭文錄二

淑人考起巖公諱臣熙歲貢生任廣東新安知縣郴州學正荆王府長史以公貴累贈太僕寺卿妣繆氏贈淑人吳氏累封淑人公初名獻字獻孺中萬曆癸卯科舉人當崇禎十五年以前公奏疏當上意凡奉詔旨曰宋獻云云十五年疏乞更名劾惡同賊張獻忠名也自後奉旨稱宋劼云云公初穎悟天資絕人承祖父積學通德之後宗族皆以醇謹著聞公獨倜儻英傑才氣發舒奕奕不可遏新安公歷仕三楚五嶺間以廉吏不善事上官宦旣不達而玉峰翁以九十老人就養官署公性至孝晨夕視祖父兩世起居道往來曲折行萬餘里服事惟謹然公亦藉以縱觀

西南諸高山大湖崒嶽澎湃奇形異狀恂悅詭倣之氣益張大其心胸結轡爲文章文章滿天下矣時邊疆事漸急公爲諸生不甚愛帖括獨好兵法討論邊事得失溲去江甯不二百里時爲留京衣冠豪傑之士相僑寓甚盛公婦家爲永康侯甥公旣奉新安公里居時時至江甯徧交賢豪長者尤善茅元儀元儀者故茅坤孫有文武才負氣不可一世而家貲百萬愛客揮金無所怙方招聚天下名士著武備志凡數十萬言得公與定交同著書歡甚書成乞公序之獻闕下元儀以一太學生驟得官總兵公亦舉孝廉至京師京師人望見公皆以爲天下奇士數困公車雖

國朝文錄

續

卷三

改亭文錄

三

悒悒不得志而公留京師人所交遊多建牙握重兵者益習知兵畧及邊塞事抵掌奮袖談若可卽見之施行又往往先事決勝負多奇中京師諸公卿益聳異之而是時太學士高陽孫公承宗方兼兵部尙書督師視邊稔知公且元儀亦在孫公幕中爲心腹將遂疏請公以中書舍人贊畫其軍事從督師至甯遠卽以通馬市功詔賜中金貂冠當是時公才名震天下而魏忠賢黨駸駸用事有欲邀公以非常之遇者公深自韜戢適奉新安公諱里居間南游至吳門定交於周忠介文文肅姚文毅張孝廉異度皆天下端人正士至丁卯公除喪已數月例當卽至京受官而

公以瑄猷方烈跽伏不肯出至瑄敗始入都補中書舍人  
管理制勅撰文卽陞戶部陝西司主事又升山東司郎中  
管東江餉務節省金多奉詔褒敘庚午島帥劉興治稱亂  
奉詔過海料理功最奇陞山東監軍道僉事再陞分守登  
青萊道布政司叅議時高陽相公亦再起督師巡邊公相  
與協力冀三四年可成大功而嫉高陽者併及公且以爲  
是與吳門交姚交好者思中傷之適丁母憂歸甲戌外計  
遂坐公以奔喪不待院批浮躁降二級乙亥起補趙州知  
州丙子調昌平州復以忤守陵瑄臣劾罷壬午再起承平  
府監紀同知卽升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又升關甯津登四  
國朝文錄續卷三 文序文略 三

鎮監軍按察司僉事召對稱旨賜中金綵幣又明年奉旨  
改海爲江管蕪湖采石軍事升太僕寺少卿未幾明亾公  
卒順治丁亥之八月葬於十月公生平歷官大節具在所  
著奏疏二卷楮瀋一卷中又有過海紀畧一卷順義嬰難  
記一卷還萊始末畧一卷則補奏疏中所未詳者也奏疏  
二卷者其一卷爲戶部郎督餉東江及爲山東僉事叅議  
時所條奏兵餉戰守情形崇禎朝下其疏於部詔稱宋獻  
所奏多切實可行者是也時公但司餉不任兵事公縱知  
用兵亦無所試可哀也其一卷再起爲兵部職方郎辦理  
關甯津登淮海水師監軍時所條奏餉糧船隻進兵方畧

也然是時天下事益不支大憂方在寇不在邊雖上論責成宋劾而有兵無餉事益不可爲矣楨藩者皆籌畫用兵諸書揭也始萬曆己未冬上書大司馬王公象乾預決廣甯敗始知名其後再受知大司馬張公鶴鳴輔臣葉公向高與臺臣徐公揚先樞貳岳公元聲論兵事書及議京營五防七鎮大畧與樞輔孫公往復劄記也過海紀畧者公督餉至東江島帥劉興治稱亂公將以便宜擊擒之擧於樞輔公自羊城長生島從蛇島舍大舟浮輕舸大洋中一日一夜揚帆疾行一千五百里抵關門夜半遇大颶風天海洞黑桅柁俱折人人以爲必死而公靜鎮得無恙竟得國朝文錄續編卷二改訂文錄

十四

謁督師受方畧又一日一夜從覺華越大洋行二千八百里抵登州他舟盡覆沒而公獨全此公忘身報國之奇節偉行其尤著者也順城嬰難記者自趙州之昌平道經順義屢瀕於死義兒馬忠負公得脫馬忠年七十餘尙在東猶及見之一短小老人也還萊始末者述官山東叅議時以母憂去官事也嗟乎欲知公生平者於公所著諸書可以觀矣以一孝廉崛起出入兵間者二十餘年負氣膽決瀕萬死不悔晚亦能自奮於功名位至卿寺且以壽考與國同存亾豈不異哉識公者皆推公膽氣蓋天下其論兵家奇正虛實彼己誠僞若語家事使公得稍稍遇時管樂

豈足道哉惜乎時之窮至此極也雖然公之膽氣實本忠  
孝至性迸激不能自己史遷所稱出萬死不顧一身之計  
赴公家之難非僥倖冒不測急功名者比也配張淑人側  
室金孺人皆賢慎孝慈多隱德事詳中允公狀中子女孫  
會男女共若干人

事迹不便詳叙都摯於所著書中畧下註語以指實之  
結構離竒而其人之生平自見○明末國初此等人  
各省皆有惜行事皆不能見于世諸家文集惟鮎埼亭  
能明目張膽言之此文亦其流亞

清故中憲大夫內國史院侍讀學士曹公行狀

曹先生諱本榮字木欣號厚菴湖廣黃岡人以明天啟元年辛酉八月二十九日生以順治五年戊子舉湖廣鄉試六年己丑成進士選授翰林院庶吉士八年授秘書院編修十年陞右春坊右贊善尋陞國子監司業十一年陞中允十二年充日講官十三年陞秘書院侍講尋陞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十四年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取舉人萬崇等二百六人九月充經筵講官冬以失覺察同考官不法事降五級十五年九月特旨復級十六年補翰林院侍講學士尋轉侍讀學士十八年甄別謹慎稱職改國朝文錄續編卷三改亭文錄

六

史院侍讀學士康熙元年考滿稱職賜表裏各一三年請假回籍遷塋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揚州年四十四六年四月其爲考官時所取士計東再遇先生子宜溥於揚州手授公行述一卷命東爲狀又三年庚戌東將屬草適闕邸報讀刑科給事中張維赤請急舉經筵日講一疏內追述順治十五年九月上諭吏部日講官曹本榮侍朕講幄日久著有勤勞著復原職級云云以見先皇帝稽古典學久而不息所以軫念講官者如此東讀之泣下伏念先生之歿七年於茲矣先生篤志聖學特以樸誠孤忠上格於天蒙聖主非常之寵遇數年以來其事漸遠懼

將失傳幸今

皇上克繼鴻業復舉經筵大典俾得追述 先皇眷念講官之旨以進於是先生講幄之勞始煌煌焉著於天下是先生雖死而不死也嗚呼當先生之客死揚州也天下之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歎息謂天下失此人師而獨蘇門孫徵君哭之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宋元之際道在許子明清之際道在曹子蓋當武王克商之後使非箕子蒙難正志述洪範以授武王則是禹湯之傳幾乎熄矣元世祖之時使不得許魯齋修朱子之正學倡教於北方則程朱之傳亦幾熄矣自喪亂以來程朱之旨薰蕪日久 本朝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三

改亭文錄

十七

順治六七年間亦未有究心聖學昌言啟沃者也使非我先生玩索性天之微奧釐定五大儒語要周張精義王羅擇編諸書倡率後覺則其後亦無足以備 聖天子勤學顧問使大道復昭然於天下也凡此者皆守絕學於草昧經綸之日舉世笑爲迂遠不切之務而皆得聖賢之主以成其志可謂幸矣顧獨先生中道早世使不得竟其志爲可哀也先生始爲童子於父篋衍中竊見王陽明全書晝夜探索至廢寢食常屏跡山中夜半月出鹿鳴雉雉之聲接於耳先生坐至旦怡然有得及爲庶吉士遇館師胡此庵方講示明善之旨先生每聽其語喜曰何其似王文成

也因與往復討論此庵曰子所言皆先儒之言非心悟獨  
得者先生益研究不釋每兀坐深思之不得輒泣下閱一  
年豁然大悟知天之所以與我者在是而無疑也趨質此  
庵此庵遙見先生大喜曰子今有得可以教人矣先生家  
素貧其自庶常官編修司業也儼居黃岡會館中三年四  
壁墮頽不蔽風雨布袍菜食家人不勝其苦有同年生從  
容語先生曰今詞林在京師一兩年卽請歸里盛冠蓋驄  
從出入輝赫爲親族交遊光寵子何久京師自苦若是先  
生笑曰吾將以爲學也學貴澹泊明心使吾學有成一旦  
得以致之吾君使吾君爲堯舜饑寒困苦非所惜也聞者  
莫不笑先生之迂旣先皇帝親政不二三年具如先生  
志蓋其志素定也爲司業時日夜以正學教成均子弟崇  
正堂冬至日會說及刊白鹿洞學規警勉後進所造就人  
才尤盛其應詔上聖學疏千言不具載載其大畧云今

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爲學誠

宜開張聖聽修德勤學舉凡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  
心要務治平大道者內則深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經筵  
進講敷對周詳從此設誠致行君德旣足祈天永命必基  
於此有詔嘉納踰四載世祖皇帝益勵精求治右文  
稽古拔詎臣有學問人品端方者充日講官先生與焉自

是日侍講幄 世祖皇帝書理萬幾夜勤誦讀時與一二  
近臣辨論疑義先生問無不對對無不盡起居未及注外  
庭不及知惟 世祖皇帝及二三近臣知之嗚呼休哉先  
生之爲考官也 世祖皇帝以順天爲首善重地特簡先  
生主考以中允宋公副之固有忌者矣後復有蜚語觸  
聖怒先生惟日夜懸孔子像對之涕泣自咎待死而已賴  
聖主察知先生公忠無他罪狀與宋公俱從輕奪五級  
不踰年 特詔吏部復原官寵眷如故既遭鼎湖之變先  
生擗踊哭泣嘔血遂病病於京邸二年始得請歸舟中每  
念 先皇帝厚恩未報輒痛哭語子宜溥曰歲在龍蛇子

國朝文錄續

卷三 改亭文錄

九

其已矣夫其病革於揚州也東自吳門冒冰雪疾趨侍湯  
藥先生患中滿腹堅腫如鼓見東至喜動顏色指以示東  
曰昔許魯齋亦以是病死時有朱彥修且不能救况汝學  
問不及彥修乎氣喘急然猶教東窮理盡性之學曰當知  
此道最簡易勿過求之苦難殺之日起就沐浴正衣冠視  
日陰方中危坐而逝行李蕭然囊無十金之資會其爲司  
業時所賞識士陳祚昌守揚州爲治後事乃得歸其柩然  
無家可歸乃僦居武昌謀葬事生平所著書自五大儒語  
要諸書外有居要錄一卷此先生初有得於道之言非定  
論也有門人盧傳者附以襍著刻爲書紳錄十卷東與先

生諸及門胡兆鳳輩以爲非先生志今其書已行矣及門  
兆鳳輩有切問錄一卷多載先生論學之語未行世又先  
生手定詩二卷甲辰春手授東東以授先生弟子孫光祀  
序之亦未行世大約先生之學其始入也從陽明致知之  
說直悟心原繼加以踐履篤實之功觀其論次五大儒以  
程朱薛文清與象山陽明並行不悖及二溪擇編之後附  
以陳白沙可以見公大畧矣其教門弟子也亦以程朱及  
陽明說因人天資所迥而誘進之有從事禪學者以先生  
之學初亦從陽明入欲以異端虛無寂滅之學曉曉其前  
先生不答東直前叱之先生毒其人亦懷舊語東曰然則

國朝文錄

卷三

政亭文錄

三

子何學東曰我生平愛讀小學而已先生頷之東嘗從容  
問曰今天下幸而前有朱夫子後有王陽明使心性之學  
昭然天下後世倘兩人不能先後生則誰爲天地必不可  
無者先生悚然厲聲曰甯無王陽明不可無朱子東躍然  
起拜曰聞先生之言今乃論定按先牛姓梁世居江西撫  
州宋德祐間有號仁齋者辟地黃岡上五里鄉曹公文廣  
家撫爲子遂爲曹氏始祖仁齋生世思世忠生克斌爲總  
兵官克斌生昱昱生長輔長輔生儀儀封山東監察御史  
儀生珪中正德辛未進士官御史進太僕寺卿珪生雲龍  
太學生雲龍生美嘉靖甲子舉人是爲先生高祖美生士

彥萬歷乙卯舉人四川定遠縣知縣士彥生之建以明經  
爲廣東四會縣知縣之建生大輔是爲先生考贈中憲大  
夫內國史院侍讀學士妣于氏贈恭人初娶李氏戶部郎  
中五美之女贈恭人繼娶晏氏吏部郎中清之女子一宜  
溥官監生李恭人出又撫同年漢陽譚公鳳禎遺腹子爲  
子鳳禎以己丑進士爲大理寺評事卒於京師生子之亥  
且改適先生曰不可使我友無後乃特置乳媪撫育之如  
己出都諫魏環極先生作古人交行以紀之先生卒譚氏  
擗踊哭泣如喪父云

行文得大頭腦而序次少冗似可汰其三之一

國朝文錄續編

卷三 改亭文錄

主

